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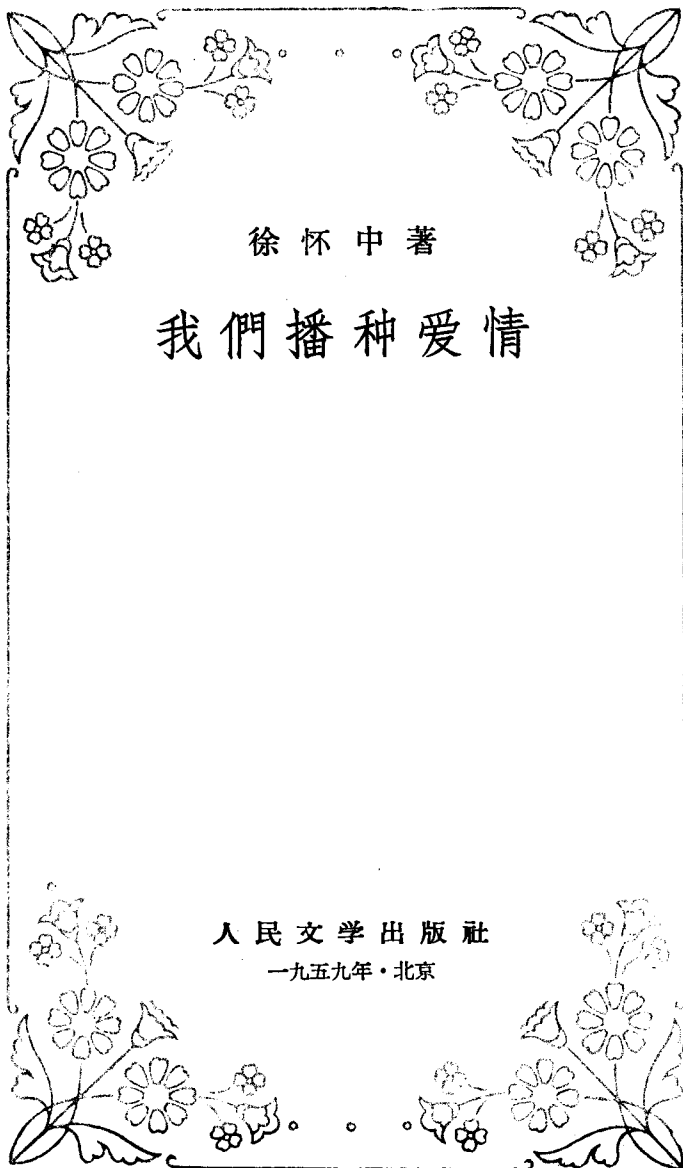
我們播种爱情

徐怀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1616

822
2895



徐 怀 中 著

我們播种爱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01011

本书原于1957年10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現經作者修訂，并增序言一篇，由本社重排印行。

我們播种爱情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1527 字數245,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0 $\frac{5}{8}$ 插頁5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5000册

定价(3)1.60元

CAB36/01

序

《我們播种爱情》在前年十月間出版，今年四月間我才买来
看。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空工夫就繼續看，看完一遍又看第
二遍。我跟作者徐怀中同志还没见过面，可是从这篇小說知道
他的生活經驗和政策水平，对他那創造境界的工夫和揮洒自如
的笔墨，非常欽佩。近年来优秀的长篇出版很多，真像“千岩竞
秀”，这在文艺界是大丰收，在讀者界是大享受。說《我們播种爱
情》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必然会得到讀者界一致的承认。

这篇小說写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可是还很少有人写的題目，
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以后，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怎样为西藏人民办
好事，西藏人民怎样在农奴制度下逐渐觉醒过来。为西藏人民
办的好事很多，小說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中心，連带涉及其
他方面。这很得要。像西藏那样的地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
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农业上各方面的改革不是头等重要的政治
任务嗎？西藏人民世代被压得气也不让透一口，对农业技
术推广站的帮助，在先是不敢接受。可是只經過不久的時間，他
們接触了推广站的事物，理解了推广站的人的心，就放棄成見，
願意破天荒在冬天試种麦子了。这可以打个比方，像是电綫接
上，电流通了。通了就好办，本身加一分努力，旁人加一分帮助，

就能多一分进展。小說着重写帮助的一面。十月一日，工委书记苏易掌管着馬拉播种机，在田間第一趟穿行播种的时候，推广站的人全都跟在他背后。作者在这几作如下的描述：

每个人的神情又都是那样振奋、严肃，每个人的眼睛都閃爍着光亮。要知道，播种机所投下的，是种子，同时也是每个耕耘者对这处女地充滿了希望的心；也是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給祖国的这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的爱情！

讀到这几句，可以想的很多。党和政府在那儿設置推广站，許多人物在那儿忘我地劳动，作者选中这个重要的題目写成这篇优秀的小說，不是都从所說的“全部的爱情”出发嗎？归根結底，一切都导源于偉大的党。

除掉“尾声”不算，小說共八章，所历的时间才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推广站和其他方面的工作进展都很快。拖拉机和七吋犁一运到就翻地。为了争取时间，青年团支委会发起星期日义务劳动，以便及早完成撒粪工作。冬麦播种計劃也很快定下来。于是在預定的日子，十月一日，由工委书记苏易領先，“亲手把种子埋进这不知荒蕪了多少年的肥沃的土壤里去。”其他方面呢，公路很快修通推广站所在地更达。路一通，各种貨物运到，貿易公司就开起来。修路的解放軍不久就开往前边山区，在极短的休整期間里，他們还修筑防洪堤壩，推广站能够抽动的人都参加进去。“尾声”只有三节，所叙的时间距离小說開場才一周年。年前冬播的和当年春播的麦子全都成熟了，地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致使往年在这里歇宿的雁群认不清老地方，盘旋空中，不敢着陆。推广站变为規模頗大的“启明星”农場了，站长陈子璜被派去学习别处国营农場的經驗。从整篇的叙写可以看出，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以后，虽然因为情形特殊，暫緩进行必要

的改革，可是領導方面和工作人員一直在抓緊時間，克服困難，做各方面的工作，能多做就盡量多做，能做得怎樣快就做得怎樣快。這完全符合實際的情況，同時體現了後來黨在一九五八年提出的總路綫的多快好省的精神。

在短短的一年裏，更達的變化非常大。推廣站的技术和農具改變了人民對農業的傳統看法。物質條件使人民的精神方面起了變化。十多個農民自動把大田里“馬尼堆”上的經石搬開，為的是讓拖拉機可以直開，不必再繞圈兒，而“馬尼堆”是一向被看做聖物，絕對不容褻瀆的。老農斯朗翁堆自願把河灣里的兩塊地併入農場，來當農場的成員。年前從推廣站的已耕地里占了些地去的幾個農民贊同斯朗翁堆的請求，幫他在陳子璜面前講話。這些並非細節，正是農民們集體觀點的萌芽。公路的修通，貿易公司的貨物供應，有史以來第一所小學校的開辦，在人民心目中展開了美好生活的明晰圖景。更達宗本格桑拉姆起初是消沈頹唐，不出來問事，她只想乘化待盡。後來看到周圍發生的種種變化，看到自己還可以在地方上做一些事，她就出來號召人民幫助修路的解放軍，把糧食運往山區去。這是上層分子向開明方面轉變的過程。統看小說所敘的多方面的變化，可以理解為什麼今年平息了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的叛亂以後，西藏的一切會進展得那麼快。各方各面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得很周妥，一旦廢除主要的障礙農奴制度，進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人民自然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之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為改變自己的生活而奮鬥了。

簡括地說，在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叛亂以前，領導方面和工作人員怎樣在西藏地區“播種愛情”，這篇小說作了很好的藝術的反映。

小說扼要地描述西藏地区复杂的社会情形，历史，制度，風俗，习惯，都不忽略。这是讀者所欢迎的。讀者必須明白了那社会是怎么个情形，才能了解在那里活动的各个人物，深入他們的心灵，跟他們同其呼吸，同其欢乐和愁虑。再說，西藏地区的社会情形，在多数人是不会大熟悉的，因而扼要地描述尤其有必要。

小說写許多人物，包括入藏人員和当地的人，在这一年間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差不多都經過周密考虑，然后下笔，很少无关紧要的閑笔。因此，一句看似寻常的对话，一个看似寻常的小动作，也禁得起讀者的咀嚼，咀嚼而后，可以窺見人物的政治修养，思想根源，历史影响，工作作风，生活习惯，个人癖好，等等。我确乎有这样的印象，希望我的說法并非阿其所好的过誉。

作者笔下的工委书记苏易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物。他有高度的原則性，又善于掌握适当的灵活性，全面审度，当机立断。他对周圍的人劝说、批評乃至斥責，全从政治出发，处处入情入理，态度严肃而恳切，总能使对方心悅誠服，乐于接受。有人說，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說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們常常說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

我不长于分析，光就小說里的各个人物說一点感想，未必有当，徒乱人意，因此不多說了。我只想說一說作者写那个个人主义者苗康，用了写好些个积极人物一样的工力，也写得很成功。苗康，粗略地看他先在的种种表现，好像他很积极，很正派。可是，只要仔細想一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行动无非从片面观点和形式主义出发，无非从个人主义出发跟“播种爱情”的偉大工作絕不相容。后来大伙儿看出来，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一不是。小說第五章第九节，团支部开扩大会议批評他，同志們严正地給他提意見，他一味躲閃，毫不悔悟，十足表现出他是个“站到阳

光底下都映不出影子来”的人。讀了这一节，誰都会站在同志們一边，在心底里跟苗康作思想斗争，从而受到深刻的教育。最后苗康走了，作者描述說：

苗康已經繞过土包，正走在坡道上，因为他是下坡，所以走得很快。不多会，他的背影便被森林的黑暗处所吞沒，无踪无影地消失了。好像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

这样的实况的描述，又是多么足以发人深省的警句啊！一个人陷在个人主义的泥坑里，就会很快下坡，“好像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小說里类似的富于含蓄的描述很不少，使讀者掩卷而思，玩味不已。

此外我想說一說倪慧聰、林媛二人对苗康的态度的转变。倪慧聰认清楚参加革命工作的目的，她的表现是尽可能为集体多作工作，尽可能把工作做好。林媛也一样，凡是革命需要的工作任务都乐于接受，总把革命热情和踏实干劲跟工作相配合。小說写二人同中有異，性格風貌，使讀者宛然如見，写得很好。二人都跟苗康有感情，已經达到相爱的程度，因而二人之間疏远了。可是当苗康說出一番忘公顾私的荒謬話的时候，倪慧聰“禁不住从心里涌上一陣对苗康从来没有过的嫌棄之感”。从此之后，她看清苗康是什么样的人，苗康的一言一动是什么样的意义，在团支部扩大会议上，对苗康那些一味躲閃的話，她“根本沒能再听进去”，只感到苗康的整个形象異常可厌。至于林媛，她看清了苗康，就决意在会上提出建議，撤換苗康的組織委員，听苗康的話实在不成話，又举出崇高的青年团员的名称，給他一番严厉的批評。后来苗康不听同志的劝說，终于走了，林媛对无奈地叹息着的雷文竹說：“象这样的人，頂好是让他走。”倪、林二人在先錯认苗康是个革命青年，不能观人于微，当然是缺点。可

是一經看清，就能不受感情的牽累，斷然跟苗康決絕，這是新時代青年精神的光輝。

小說里還有一段戀愛情節。藏族姑娘秋枝愛上了經常給她家幫助的朱漢才和叶海，依據當地的風俗，她以為他們二人可以“同娶一個妻子”。朱漢才和叶海也都愛秋枝。可是朱漢才見叶海為這件事煩心的時候，就“帶着激動，怀着痛楚”，撒了個善意的謊，說自己早已結了婚。於是叶海、秋枝二人成為未婚夫妻，在勞動的余暇，共同描摹未來的美好生活了。朱漢才這種高尚的道德品質，叫人深受感動。為同志的幸福，自己盡不妨忍受痛楚，並且以能夠忍受為快樂，這樣的人物在革命隊伍里是很多的，無不叫人深受感動。小說借朱漢才的戀愛情節表達這一點，實在有普遍的意義，不以戀愛為限。

戀愛並非這篇小說里主要的情節，可是也着力地寫，寫得跟其他情節一樣地入微入妙，起了加重烘托人物的精神面貌的作用。我覺得這是這篇小說的優點之一。再說，情節那麼繁復，人物也不少，組織在僅有三百多面的一篇里，叫人覺得又充實又緊湊，進入一個生動的新境界，受到精神上的鼓舞。這樣的工夫不容易，也是這篇小說的優點之一。

我對徐懷中同志怀着極大的希望，希望他舉起健筆寫個續篇，描述今天蓬勃發展的新西藏。

叶聖陶 1959年10月

统一书号：10019·4547

定 价： 1.60 元

第一章

大約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經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閃射出强烈的銀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漸漸地被剝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漸漸地褪去葱綠而显露出一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渾黄的、沉寂的湖水。然而，这草原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在草原上，雷文竹满怀兴致地东走西走，这里挖一条壕，那里掏一个坑。从远处看来，会以为他是在刨人参果呢！其实，跟随在背后的陈子璜看得清楚，他并没有掘到任何值得欢喜的、哪怕是一点点什么小东西，只不过按照不同顏色把挖起的泥土分别包成許多小紙包罢了。所以，不管雷文竹怎样热心和着忙，总引不起陈子璜插手相助的兴趣。他只是跟着打轉轉，最多随便問几句：

“这土，你看怎么样？”

“沒有不良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雷文竹以权威的

口气回答，随后又补充道：“当然，这结论不是我做出来的，是威廉士。”

“是谁？”

“威廉士，土壤学家。苏联人。”

陈子璜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雷文竹象抓草药一样装满了最后一个纸包——总算完事了——随后，他背起帆布袋，约陈子璜一同到河边洗手。

“哟！你看，你看哪！”走着，雷文竹意外地压低声音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给陈子璜看。

河湾里，沿着山根背风的地方，落满了一群一群的大雁。远望好象谁撕扯到地下来的一片一片灰蓝色的天空。雷文竹高兴极了，他只见过排着各种队形伸长着脖颈从高空悠悠飞过的大雁，从来都没见过落到地上的。一直到今天，他对大雁仍然保持着某种亲切的、神秘的印象。因为在人们观念中，大雁不是一种普通飞鸟，而是南北恋人的殷勤可靠的使者。

雷文竹怀着孩子般的心情，轻手轻脚地靠近雁群。不过，他这样小心是多余的。直到他认为已经再不敢近前的地步，雁群依然没有任何骚动。这是有原由的：西藏人把一切有翅膀的全认做是“空中的神灵”，任何一种飞鸟，甚至落到闹市大街的时候，都从不曾受到过人的危害，所以它们见人毫不惊慌。

“看！它们不怕我！”雷文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离他最近的一只雁说：“一点也不怕，就好象它们认识我！”

“嗯！也许认识吧！”陈子璜淡漠地支应道，随后又催促着：“走吧！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等等！你怎么不过来！瞧！多有意思，它身上的羽毛看样子是很光滑的呢！尾巴，它有尾巴，象鸭子的尾巴差不多。可是

有些画上画的沒有尾巴。”

“好了，好了！走吧！有尾巴是雁，沒有尾巴还是雁。”

“真的，这不正确！”雷文竹重复証明道：“可惜我不会，要是我会画，现在我非坐在这儿速写一下不結。不！干脆就画素描，反正它不会动的……”

“行了！你还有完沒有？人家画一只雁，你也說长道短。有功夫，你就多琢磨琢磨职务以內的事不好？”

这种不加掩飾的厌烦情緒虽说有些出乎意料，但也沒使雷文竹过于不快。他苦笑一声，倒退几步离开了雁群，随着也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說：

“也好！我也正想提提我职务以內的事呢！我需要回內地一趟。可以嗎？”

陈子璜吃惊而反感地望了望他，沒有回答，扭回头就走。雷文竹也背起帆布袋，提起鎬头，默默地跟在背后。陈子璜走着，并不回头地反問說：

“你离家几年了？”

“四年。”

“啊！四年哪！我呢？三四一十二年，可还没有打算請假回家呢！”

“哪里！我不是說了嗎？是职务以內的事。回家，你知道，现在还顧不上。我是为了这些土。这土，需要化驗。”

“化驗？”

“化驗。到农林厅，到四川大学都可以。不过最好准許我到北京农学院去一下。那里的柳雨人教授我認得。当然，沒見過面，可是我們很熟識，早就在通信。可以說，我算是他的一个‘函授生’。这土可以順便在他那里化驗一下！”

化驗？不錯！化驗是一桩學問深奧的工作。可是說到土，難道土也能化驗？土有什麼可化驗的呢？陳子璜幾乎是以一種嘲弄的話調說：

“你是沒事找事吧！剛才你不是說，那位土壤學家講過：‘沒有不良的土壤！’既然是沒有……”

“可是你必須了解土質！”雷文竹也顯然有些氣了，“是酸性的，鹼性的，各種成分占多大比例。知道不？不知道！你並不知道！那麼請問你，這種土適合什麼作物，適合什麼肥料？要想改良土壤，從哪兒着手？”

“要是非化驗不可的話，那……我考慮考慮，以後再說吧！不過你也別吓唬人！抗日戰爭的時候，我也在太行山帶過開荒隊。從來也沒有嘗一嘗哪一塊地是酸土，哪一塊地是鹼土！”

“你要知道，我們不是什麼開荒隊，是農業站！”雷文竹突然變得心平氣和地說：“當然！你是站長，我能去不能去，你完全有權決定。不過，一個農業技術員，我想，他總也該有權請求站長給他儀器。化驗土壤要使用儀器的，不是用舌頭尖去嘗味道！”

“儀器？”

“儀器！”

“哼！儀——器。”

誰也不再說什麼了，彷彿他們的爭論已經得到統一。象兩個全不相識的人一樣，各自低頭走路。陳子璜走得很快。在軍隊里待久的人都會有這種難以改變的習慣；即使是閑踮躅，也要趕着快步，好象去替一個得了急症的人請大夫，有時意識到沒必要，會驟然間緩慢下來，但過不了一時，又會不自覺地加大速度。所以，他和雷文竹的距離很快便拉遠了。

陳子璜順小道穿過陰冷的、不見陽光的杉樹林。這時，他開

始懊悔起来。本来，他并不想給雷文竹找什么过不去。实在說，無論看哪方面，这都是一个挺能干的青年人。刚才无缘无故往他身上使性子，全是由于自己的心緒煩乱。陈子璜只要一想起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站长，他立刻就会来气的。不錯，站长！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可是，天老爷！好难对付呀！有人說部队后勤工作是最伤脑筋的。陈子璜做过师部后勤处长，但他觉得那比做这个小小的站长要輕巧万分。一句話，紧跟着站长头衔，就把整个草原都压到你肩膀上来了。这該是多么大的分量呵！也許，换一个精明的人，毫不吃力便可以担当得起吧！真的，陈子璜常常这样想。他甚至还到工委会做过这样一次請求。然而，正象他所預料的那样，請求是沒有結果的。

前天，陈子璜到工委会去时，工委書記苏易沒在家。秘書說他到宗本^④格桑拉姆那里去了，有几桩公事必須在那里和她商定，因为宗本是几乎从不到宗政府来的。陈子璜决心等候，晚飯后，書記回来了。

書記約摸有四十多岁，已經在发胖，并且在秃頂了，眼神里时时露出疲倦无力的、忧愁的神情。不过，和他的下屬們在一起时，他总是十分愉快和喜欢說話的。他簡直坐不住，总是走来走去。現在，他給了陈子璜一枝印度香烟，就开始走起来：

“抽一支吧！当然的，这种烟真說不上高明，象辣椒面，而且价錢貴得可怕。”書記把自己預备点燃的香烟扔回到桌上去：“沒关系，再对付些日子吧！要不了太久的。等我們貿易公司一开张，馬上就有‘大中华’。”

陈子璜是不吸烟的，也沒心听这些話，沒作声。

④ 宗本：相当于县长。

“怎么样？子璜同志，忙得够受吧！”

“要是能忙，再怎么都可以受得住。可现在怕的就是忙不起来！”

“唔！”苏易惊异道：“你在怕这个？”

“可不！忙不起来。我已经有些怀疑了，这个推广站到底需不需要还是个问题。要我看，有没有都行！”陈子璜闷声说，“要是非有不可的话，那！换一个同志来做站长吧。吃不消！我是吃不消。趁早，免得以后不好收拾……”

“怎么回事？”苏易重新打量了一下陈子璜，意识到他的来势不小，“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怎么就觉得吃不消了呢？究竟是哪里吃不消？你试着去吃得消不行吗？”

“怎么没试过！我们试过的呀！”陈子璜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说，就好像苏易要找着跟他抬杠似的。“我们全体出动，大大小小的庄子都跑遍了。到东家央求，到西家祷告。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场子上又有的是荒地，谁开了就算谁的，既不要交租又不要纳税。可是，你找这一家，他说了：‘行！我愿意去开地。开一天要给我两皮袋青稞。要不，半个茶包也行。’你再寻到那一家，他又说了：‘行！我愿意开地。开一天要给我象羊皮那么大一块布。要不，许我尽着自己手抓一把盐巴。’可这还算顶客气的呢！有时候说不定还要碰上一两个无赖。他们会嘻皮笑脸跟你打哈哈：‘行！我愿意去！可是，开多大的一块地才能给我一个汉人姑娘呢？’嘿！听听吧！”陈子璜愤怒地说，“你想尽法子要帮他们弄一块养生地。可他们倒得理不让人，就象有什么事不能不求他们……”

“可是——好了！你停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呢？”

“谁知道。横竖他们是不知道为自己发愁。不晓得你注意

沒有，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為自己發愁。”陳子璜不以為然地搖搖頭。

“可是為什麼呢？你說這是為什麼呢？”

“我想，許是他們對土地沒有多大興趣……”陳子璜斷然道，“一句話說完，懶！西藏人生性就懶惰！”

“唔！下這樣的評語，你不覺得太早？”蘇易停住步，站在陳子璜面前，他還在微微發笑。但陳子璜已經從他的笑容里感到了嚴厲和斥責，這是從他那雙眼睛里透露出來的。蘇易帶着他那種特有的神情說：“你不是針對某個人下這樣的評語。同志呵！你是針對整個的西藏人，一個民族。那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先把你這個評語保留起來。注意！我說保留，那就是請你存放在自己腦子里。不要再端出來到別人面前去顯示你這種‘新發現’。當然，我們很快就可以弄清楚你的評語究竟說明了什麼。不過，現在我們還來不及為這個吵嘴打架。現在，對我們最當緊的是……”

陳子璜的回憶突然被截斷了……

冷不防，從杉樹背後霧地躍出一個人來，赤腳光腿挺立在陳子璜面前。把夾道一般的林中小路完全給堵攔了。這個西藏人身架相當魁梧，但很消瘦，赤裸的前胸突現着一根根肋條骨，靠肚臍下纏着一件臃腫醜陋的老羊皮袍。大約就是從這件皮袍上發散出一股撲人的油腥臭氣。他的憨里憨氣的臉，像他的肩臂一樣黝黑微髒，使人無法看出他的年歲。他的深陷的眼，發直地盯視着陳子璜，這眼光是呆痴的，却也是可怕的。他的翻出青筋的手緊緊攥着刀把……

陳子璜不由向後腰一摸。沒有！離開部隊時把左輪和胸章